

驚覺起視明河在天疎星在戶夜氣微涼渾
如巖瀑水冷浸珊瑚骨也乃閉戶吹墨裁成

短記以答山靈呼二客讀之蒼蒼然宛如一

幅圖畫客曰林子真可謂六峯山之顧虎頭
矣請泐之石二客者誰肄水歐陽澤今王融
林延冠也林子爲誰古閩林長存也

重修大雲寺序

林長存

道書云世界有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惟
粵東之羅浮居其一而餘不與焉余于庚戌

春叱馭之官過大庾嶺流覽全粵諸名勝如安期生之於白雲浮丘丈之於浮丘以及觀音巖飛來寺諸峯曲曲幽奇不減諸洞而靈之六峯山尤其最勝者邑居山之麓兵燹之後滿目蒿萊昔日之瓊閣瑤宮今日而遊雲荒草矣昔日之寶洲金界今日而斷梗荒榛矣花宮仙梵盡委于石窟飛灰者不知凡幾其有歸然僅存如魯靈光者則有大雲寺寺建於邑之西枕木峯而峙其勝雖在城市隱

若山林焉特以雨剝霜摧風號露吸簷牙聳
而毀落廊腰折而傾頽鳥啄罘罿空堂寂若
苔侵負巖斷碣荒涼遙遙數千祀之功德竟
付之衰草寒烟其不惻然而心悸者無有也
余嘗從朔望拜

先師之廟而過其門仰視棟楹危然欲絕不
勝喟然嘆曰是豈無布給孤之金而爲興復
之舉者乎沈吟者久之茲有居僧惺悟大發
願力竭蹶圖功遂慨然曰願復作清涼臺弗

惜布廣長舌望門持鉢不能無藉於優婆塞
優婆彙者也援挾短疏乞余弁數言以遍告
諸檀那長者以爲梵釋天龍余思佛氏之說
在昔傅奕韓退之歐陽修諸公相與詆之以
其說近誣而失於正余亦經生何敢娓娓徇
香火而佞佛也雖然陳睂公有云西方之教
可翊經而行宗門易之旨也譯受書之法也
偈讚詩之叶也戒律禮之衛也果報春秋之
賞罰也甚矣佛氏之教可翊經而行也其翊

經者以翊世也余亦有翊世婆心故惄惄而爲是舉亦惺悟瞿鑑中醉夢哉若謂娓娓徇香火情而佞佛余蓋非然也

建立啓聖公祠碑

林長存

南賓夙稱奧區也六峯巒辟拔地凌空其清淑之氣萃爲人文懷鉛握槧之儔染翰操觚之輩雲蒸霞蔚爲三廉冠而

至聖先師之廟亦嗟袞宏敞壯麗偉觀一時奉璋髦士躋躋踰踰於凡筵間者猶若歌雲

漢而頌天章焉文教之盛於是不振無何而
綠林構釁一炬焦土矣詩書禮樂之場變爲
鳴鏑饒吹之地學宮之勒爲茂草者已非一
日矣瓊郡王公諱啓輔者文章宗匠理學名
儒已酉秋以明經來司南賓校士邑之負笈
擔囊者無不人人拔濯鼓舞以爲得師公惟
一意以誘掖獎勸爲事引羣才之有餘不足
者繩墨加之鱗堂之席甫煖而士已畢受其
材豈第作人惟公有焉間嘗憑弔類宮舊址

喟然曰人之去聖人也遠矣人聖人之廟如見聖人焉其何忍以俎豆馨香之地竟委於丹楓白荻斷梗荒榛中而不一顧念哉目贈心悸忡忡然而不能下也遂與前邑侯漢阜多公商所以興建狀選地于西關外捐俸錢而築焉薄者厚之高者平之桂棟玫瑰磚蕙焉而繚之若堂若廡釐然具舉所缺者啟聖公一祠有志而力弗逮也謀與邑之薦紳士僉有難色貞觀勞先生諱炫者邑之永寧鄉

人也毅然引爲已責以爲妥聖人並求所以妥乎生聖人者乃誅茆於廟之旁隙而垣墉之而堅茨之梓材而丹蕘之一椽一瓦皆竭已橐母捐邑人一錢實實然枚枚然不逾月而工告竣人之頌先生者以先生之有功於膠序其好德也能興賢也不遺餘力而創闢也今而後生聖人者妥而爲聖人者亦妥矣且先生少而徇齊長而敦敏其經解不窮有戴懸侍中之譽潛德弗耀有晉寧北海之風

諉進後學羔鴈常填門有康成通德之望先生之沐浴于聖人之教也不淺是役也泰山峩峩泗水湯湯與南賓之宮闕相爲不朽非先生之功其誰功哉司訓王公欲泐之石以誌永永問記于余余思自庚戌春奉簡命至靈甫下車與諸生講學於茲仰視棟桷如飛如革嘗噴噴先生功德之盛有歌頌所不能傳楮墨所不能盡者至是從王公之請義不可辭也於是乎書

重修尊經閣記

尹自選

東莞舉人
府學教授

天下羣言折衷於孔子而孔子所刪述又在六經故虞夏之文渾渾殷周之文灝灝壘壘經學所從來尚矣漢世取士設有明經之科而劉向校書天祿亦先經傳以及百家諸子若是者何所以明有尊也廉府學宮尊經閣與明倫堂前後並設蓋人倫與經學原相輔而行欲明倫不可不明經欲明經不可不尊經也無何而曰祿爲崇一炬蕩然雖秦火不

烈于此也丙午之秋余以任至廉見舊址猶存而斷垣殘礎歷亂縱橫不勝黍離之感矣乃啟諸前任司馬陳公有志焉而未逮也閱丁未春

刺史徐公來守茲土慨然以興衰起廢爲心念經學之在天下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不可一日不明則不可一日不尊不尊弗信弗信則弗明於是謀所以新是閭者遂諭吉經營庇材鳩工特喻叅軍林公董厥事不